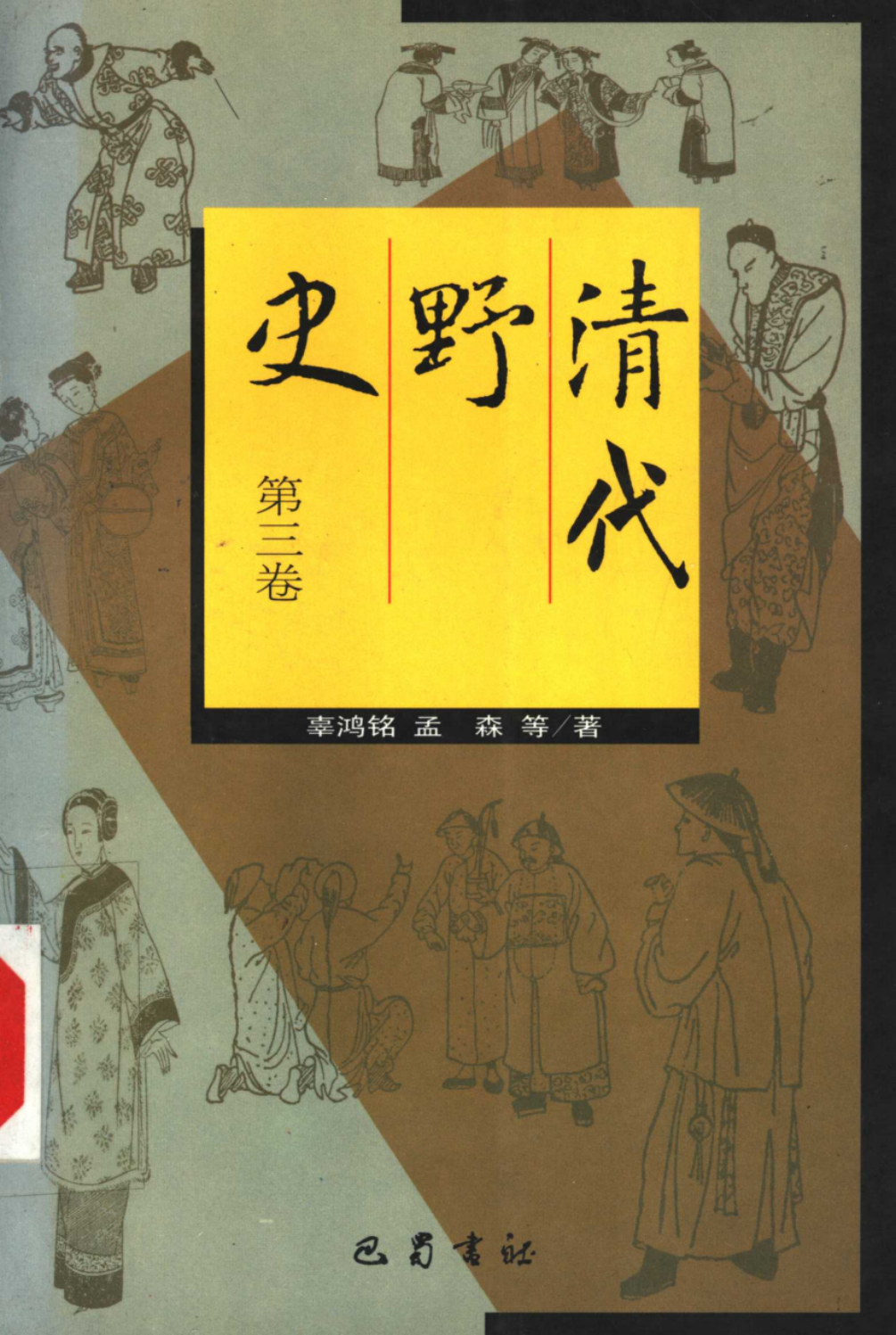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清代野史

第三卷

辜鸿铭 孟 森 等/著

巴蜀书社

清代野史







90205245

# 清代野史

第三卷

辜鸿铭 孟 森 等/著



巴蜀書社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清代兴亡史·····      | (1)   |
| 第一章 开始时代·····   | (1)   |
| 第二章 隆盛时代·····   | (9)   |
| 第三章 衰微时代·····   | (30)  |
| 第四章 灭亡时代·····   | (53)  |
| 清代外史·····       | (72)  |
| 首 篇 总 论·····    | (72)  |
| 第一篇 关外经营时·····  | (74)  |
| 第二篇 顺治康熙两朝····· | (78)  |
| 第三篇 雍正朝·····    | (83)  |
| 第四篇 乾隆朝·····    | (86)  |
| 第五篇 嘉庆道光两朝····· | (93)  |
| 第六篇 咸丰同治两朝····· | (97)  |
| 第七篇 光绪宣统两朝····· | (102) |
| 中日兵事本末·····     | (111) |
| 庚子国变记·····      | (127) |
| 景善日记·····       | (137) |
| 庚子拳变始末记·····    | (159) |
| 拳变余闻·····       | (204) |
| 戊壬录·····        | (225) |
| 一 改政之变·····     | (225)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 立储始末·····      | (257) |
| 三 义和团之乱·····     | (261) |
| 四 辛丑和约·····      | (267) |
| 五 两宫回銮·····      | (269) |
| 外交小史·····        | (271) |
|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·····    | (271) |
| 清中叶之外交观·····     | (272) |
| 恰克图条约之怪诞·····    | (273) |
| 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····· | (274) |
| 英人代缅甸入贡·····     | (275) |
| 廓尔喀始终入贡·····     | (276) |
| 哲孟雄之幸存·····      | (277) |
| 记清流党·····        | (277) |
| 清流党之外交观·····     | (278) |
| 出使笑话九则·····      | (280) |
| 记圣路易赛会副监督·····   | (282) |
| 中国赴圣路易赛品·····    | (283) |
| 李春荣朱桂珍之狱·····    | (283) |
| 新加坡之纪念诏书·····    | (284) |
| 鸦片战争之结果·····     | (285) |
| 琉球官生留学国子监·····   | (285) |
| 朝鲜使臣题三家词·····    | (285) |
| 清朝前纪·····        | (287) |
| 胤禛外传·····        | (339) |
| 多铎妃刘氏外传·····     | (341) |
| 德宗承统私记·····      | (345) |
| 庆亲王外传·····       | (359) |
| 第一次中俄密约·····     | (363) |
|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·····    | (371) |
| 中法兵事本末·····      | (392)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清代割地谈·····     | (412) |
| 清代纪事·····      | (414) |
| 清宫琐闻·····      | (424) |
| 清宫禁二年记·····    | (430) |
| 奴才小史·····      | (541) |
| 咸同将相琐闻·····    | (565) |
| 陆建瀛失金陵·····    | (565) |
| 张炳垣·····       | (565) |
| 黄开榜陈国瑞合纪·····  | (567) |
| 周兆熊·····       | (568) |
| 客  将·····      | (569) |
| 讷尔经额临洛关之败····· | (570) |
| 江忠源战死庐州·····   | (571) |
| 张国梁·····       | (573) |
| 李合肥轶事·····     | (574) |
| 曾国荃克金陵·····    | (576) |
| 谢子澄保卫天津·····   | (577) |
| 骆文忠·····       | (579) |
| 陈国瑞骄暴取戾·····   | (581) |
| 包立身·····       | (584) |
| 记曾左交恶·····     | (586) |
| 文文端公相业·····    | (589) |
| 记宰相有学无识·····   | (590) |
| 记胡官交欢事·····    | (591) |
| 叙益阳胡文忠公御将····· | (593) |
| 苗沛霖之反复·····    | (595) |
|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·····  | (597) |
| (一)庄廷钺之狱·····  | (597) |
| (二)戴名世之狱·····  | (598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(三)查嗣庭之狱·····     | (598)  |
| (四)陆生楠之狱·····     | (600)  |
| (五)曾 静 吕留良之狱····· | (606)  |
| (六)谢济世之狱·····     | (622)  |
| (七)胡中藻之狱·····     | (624)  |
| 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·····    | (631)  |
| 陆丽京雪罪云游记·····     | (638)  |
| 指严笔指三则·····       | (646)  |
| 乾嘉诗坛点将录并序·····    | (681)  |
| 清宫词·题词·····       | (688)  |
| 清宫词·····          | (689)  |
| 长安宫词·····         | (706)  |
| 都门纪变百咏·····       | (722)  |
| 清华集·····          | (734)  |
| 颐和园词·····         | (739)  |
| 所闻录·····          | (802)  |
| 述庵秘录·····         | (820)  |
| 北使纪略·····         | (833)  |
| 清光绪帝外传·····       | (839)  |
| 慈禧及光绪宾天厄·····     | (858)  |
| 董妃行状·····         | (870)  |
| 董小宛别传·····        | (876)  |
| 戊戌政变始末·····       | (886)  |
| 发 史·····          | (900)  |
| 贪官污吏传·····        | (913)  |
| 梼杌近志·····         | (925)  |
| 满清入关暴政·····       | (963)  |
| 归庐谭往录·····        | (1008) |
| 都门识小录·····        | (1022) |
| 慧因室杂缀·····        | (1056) |
| 鹅山文摘钞·····        | (1076)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圆明园总管世家 .....  | (1095) |
| 西藏风俗记 .....    | (1105) |
| 清末实录 .....     | (1114) |
| 春冰室野乘 .....    | (1145) |
| 殛坤志略 .....     | (1268) |
| 儒林琐记 .....     | (1275) |
| 割台记 .....      | (1297) |
| 记朱一贵之乱 .....   | (1300) |
| 丘逢甲传 .....     | (1320) |
| 骨董祸 .....      | (1328) |
| 兰陵女侠 .....     | (1339) |
| 洪福异闻 .....     | (1345) |
| 梅花岭遗事 .....    | (1349) |
| 金川妖姬志 .....    | (1359) |
| 乌蒙秘闻 .....     | (1370) |
| 叶名琛广州之变 .....  | (1380) |
| 张汶祥记 .....     | (1388) |
| 李文忠公事略 .....   | (1392) |
| 张文襄公事略 .....   | (1468) |
| 太平天国战纪 .....   | (1491) |
| 武昌纪事 .....     | (1550) |
| 弢园笔乘 .....     | (1568) |
| 洪杨异闻 .....     | (1598) |
| 庸庵文(十一则) ..... | (1622) |
| 蓬山密记 .....     | (1648) |
| 牧斋遗事 .....     | (1653) |
| 桂藩事略(二则) ..... | (1661) |
| 栖霞阁野乘上下 .....  | (1673) |
| 悔逸斋笔乘 .....    | (1773) |
| 庸闲斋笔记摘抄 .....  | (1815) |

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秦翼楼谈录 .....    | (1870) |
| 阳秋剩笔 .....     | (1880) |
| 知过轩随录 .....    | (1885) |
| 小奢摩馆脞录 .....   | (1892) |
| 清代之竹头木屑 .....  | (1902) |
| 清稗琐缀 .....     | (1943) |
| 啁啾漫记 .....     | (1955) |
| 铁路国有案 .....    | (1978) |
| 辛亥四川路事纪略 ..... | (1997) |
| 名人轶事 .....     | (2064) |
| 清代名人趣史 .....   | (2133) |
| 蕉窗雨话 .....     | (2140) |
| 蜀乱述闻 .....     | (2155) |
| 蜀燹死事者略传 .....  | (2158) |
| 奉天行宫游记 .....   | (2221) |
| 故宫漫载 .....     | (2223) |
| 圆明园记 .....     | (2232) |
| 北京游记汇钞 .....   | (2237) |
| 汉人不服满人表 .....  | (2248) |

## 春冰室野乘

### 拣魔辨异录

《拣魔辨异录》一书，世宗宪皇帝御制，以辟天童僧法藏宏忍师徒之邪说者也。简端列谕旨一道，计四千一百余言，略谓佛道以指悟自心为本，利人接物，直达心原。外道魔道，亦具有知见，因误认佛性，谤毁戒行，故谓之魔。朕览密云《悟天隐修语录》，其言句机用，单提向上，直指人心，乃契西来的意，得曹溪正脉。及见密云之徒法藏所言，全迷本性，无知妄语，不但不知佛法本旨，即其本师悟处，全未窥见。其嗣宏忍，复有《五宗教》一书，造孽无穷。今其魔子魔孙，至于不坐香，不结制，甚至饮酒食肉，毁戒破律，唯以吟诗作文，媚悦士大夫。若不翦除，则诸佛法眼，众生慧命，所关非细。朕既深悉禅宗之旨，豫识将来魔孽之深，不他屏斥，魔法何时消灭？著将藏内所有藏、忍语录，并《五宗原》、《五宗教》等书，尽行毁板，僧徒不许私自收藏，有违旨隐匿者，发觉以不敬律论。另将《五宗教》等书，逐条驳正案即此书刻入藏内，使后世知其魔异，不起他疑。天童密云悟派下法藏一支，所有徒众，著直省督抚，详细查明，尽削去支派，永不许复入祖庭。果能于他方参学，得正知见，另嗣它宗，方许秉佛。谕到之日，天下祖庭，系法藏子孙开堂者，即撤钟板，不许说法。地方官即择天童下别支，承接方丈。朕但斥除魔外，与常住原自无涉，与十方参学人更无涉，地方官勿误会朕意。凡常住内一草一木，不得动摇，参学之徒，不得惊扰，

奉行不善，即以违旨论。如伊门下僧徒，固守魔说，不肯心悦诚服者，著来见朕，朕自以佛法，与之较量。如果见过于朕，所论尤高，朕即收回原旨，仍立三峰宗派。如伎俩已穷，负固不服，以世法哀求者，则朕以世法从重治罪云云。此旨既出，当时督抚，非皆谙习佛法之人，不知如何遵旨办理。书凡八卷，每条先以小字，低一格录宏忍原书于前，而以大字顶格，书圣制于后，与驳吕留良《四书讲义》体例相同。特彼书为儒臣奉敕编纂，此书则一字一句，悉出圣裁耳按藏忍之书，既入释藏，其人必非国朝人，但未知其生当何代，当质诸精通内学者。

书中第六卷有一条涉及儒书，因辨《史记》记孔子事之不可信，恭录于此，以见大圣人读书论世之精识。略云，《论语》言孔子在陈绝粮，不言陈发卒徒围孔子也。孟子曰：“孔子之厄于陈蔡之间，无上下之交也。”孟子何为有此言哉？盖当时即有陈蔡发兵之说，而孟子辨之，谓陈蔡君臣皆与孔子无交，是以适有绝粮之厄，而非有兵戎之患云尔。历来转以《史记》释《孟子》，而《孟子》之意遂不显。按《史记》所载，吴伐陈，楚救之，军于城父，知孔子在陈蔡间，使人召之。陈蔡之大夫相谓曰：“孔子贤者，其刺讥皆中侯王之疾，恐至楚而发我阴私。”遂相与发卒徒围孔子，绝粮三日。孔子使子贡告于楚，昭王发兵迎孔子，围乃解。此其为子虚乌有无疑。是时陈蔡安敢构怨于楚，且吴伐陈而楚救之，楚迎孔子而陈转围之，陈君臣虽至愚劣，安敢当一大国伐我之时，更得罪救我之大国耶？楚使者与孔子俱，陈其并围之耶，抑解围一角而出之耶？楚王闻之，有不即发兵迎孔子，而必待子贡之来告耶？从者皆病莫能兴，子贡独能溃围而出耶？此事之必无者也。且所记孔子告子贡、颜渊曰：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，吾道非耶，何以至此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之道大，故天下莫能容，盍少贬焉？”颜渊曰：“不容何病？不容然后见夫子。”夫颜渊、子贡之贤，岂得廖戾至此？君子当患难，省躬克己，则有之矣，安得有忽思改弦易操之理？且道大则于人无所不容，而亦无恶于天下，岂有以道大而转致天下莫能容之事？如果至不容于天下，则必于己实有不韪，天下国家，岂有皆非之理？安得漫然曰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后见夫子？岂圣贤戒慎恐惧之心哉？且孔

子于子贡之劝以少贬，则怒而嗤之；于颜渊之言不容何病，则悦而受之。天下有如是好谀之圣人乎？且曰：“回也使尔多财，我为尔宰。”于绝粮三日之时，因一语投机，忽欲为弟子主掌家财，尤可谓无谓之极矣。此又理之所必无者也。然则《史记》之言，好事者为之也。

### 乾隆宫禁遗事<sub>三则</sub>

乾隆一朝，每岁暮，祀灶于坤宁宫，至中正炕上，设鼓板。皇后先至，上驾继到，坐炕上，自击鼓板，唱《访贤》一曲，执事官鹄立环听。唱毕，送神，上起还宫。六十年中，无岁不然，至嘉庆时始罢。

圆明园福海之东，有同乐园，每岁赐内廷诸臣听剧于此。高庙时每至新岁，特于园中设买卖街，凡古玩估衣，以及酒肆茶炉，无所不备，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，亦备焉。开店者俱以内监为之。古玩等器，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，于外城各店肆中，采择交入，言明价直，具于册，卖去者给直，存留者归其原物。各大臣入园游览，皆竞相购买，或集酒馆饭肆哺啜，与在外等。肆中走堂傭保，皆挑取外城各肆之声音宏亮，口龄伶俐者充之。每驾过肆门，则走堂者呼菜，店小二报帐，司帐者核算，众音杂遝，纷然并作。上每顾而解颐，至燕九日始辍。嘉庆四年，高庙上宾，此例遂停。

高宗幼女和孝固伦公主，下嫁和坤子丰绅殷德。未嫁时，主常呼和相为丈人。一日，上携主游买卖街，和时入直，在焉。售估衣者有大红呢夹衣一领，主悦之。上因语主曰：“可向汝丈人索之。”和亟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。主呼和为丈人，未知其故。主少时好衣冠作男子状，或因戏为此称耶？

### 乾隆朝万寿庆典之盛<sub>二则</sub>

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为孝宪圣皇后万寿，由西华门

至西直门外之高粱桥，经棚剧场，相属于道。各省供奉，皆穷极工巧，而尤以粤鄂浙三省为最巨丽。粤之翡翠亭，高三丈余，广可二丈，悉以孔雀尾为之。鄂之黄鹤楼，形制悉仿武昌，唯稍小耳。最奇者，重楼三成，千门万户，不用一土一木，唯以五色玻璃瓦砌成，日光照之，辉映数里。浙之镜湖亭，以大圆镜，径可二丈许，嵌诸藻井之上，而四围以小圆镜数万，鳞砌成墙垣，人入其中，一身可化百亿，真奇观也。当时街衢中，惟听妇女乘舆，官吏士民，皆骑马往来，不得乘车轿，虑拥挤也。熙来攘往，太和翔洽之盛，安得复睹于今日哉？

闻诸故老，同宗纯皇帝八旬万寿时，福文襄为两广总督，其进奉之物，系小楠木匣一枚。启之，则一小屋，屋内中置屏风，屏风前一几，几上列笔床砚匣数事。有机藏几上，掀之，则一西洋少女，高可尺许，自屏右出，徐徐拂几上尘，注水于砚，出墨磨之。墨既成，又从架上取朱笺一幅，铺之几下，即有一虬髯客，出自屏左，径就几，搦管书“万寿无疆”四字。书成，掷笔，仍返入屏后。女乃从容收去笔砚，仍置原处，始扃其户而退。闻制此者，为院房一吏。制既成，文襄阅之，踌躇曰：“四字如能作‘满汉合璧，’则更佳矣。”吏踟而答曰：“可容归而思之。”既归，即高卧，至夕乃起。起辄以布一苞匹，紧缠其首，升屋瓦上，坐达旦。如是者三日夜，乃跃然曰：“得之矣。”略增机括数事，于是所书者，居然成满汉文矣。文襄大喜，厚赉之。然其人脑力业已用尽，自此遂不能复记忆一事，平日巧思，皆乌有矣。此事传者未免稍过，然询之内府中人，知当时确有此事，特不如言者之甚耳。孰谓吾国人机巧逊晰种哉？或又云，文襄入都祝嘏，先期以此匣进呈现，内监索重贿，文襄靳之。监即正色曰：“机巧之物，非有知识，有来器愈精，则愈易破损。设书至无字，而机关忽滞，戛然中止，孰则执其咎者？”文襄无以难，竟被摈不得进御，此则更传闻之误。盖文襄宠眷之隆，内监决不敢勒索重贿，即有要求，以文襄之豪侈，亦决不吝此戈戈也。

## 宣宗冲龄神武

嘉庆癸酉西林清之变，贼犯大内，宣宗方在智邸，读书上书

房。闻变，诸王贝勒皆仓皇奔避，宣宗独亲御鸟枪，连发毙二亲酋，贼错愕不敢前，禁军入，遂悉就擒。仁庙下诏褒异，加封智勇亲王，遂定金匱城名之局。人皆仰圣武之布昭，而不知智勇天锡，自髫龄时而已然也。乾隆五十四年，高宗木兰秋猕，宣宗以诸皇孙随扈，时圣龄才八岁。一日至张家湾行宫，上亲率诸王校射，宣宗侍侧，俟诸王射毕，亦御小弓矢，连发，中其二。上大喜，拊其顶曰：“儿能连中三矢，当以黄马褂为赉。”果三中之。即置弓矢，跪上前，上问所欲，不对，亦不起。上大笑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因命侍臣取黄褂衣之。仓卒间不得小者，即以成人之衣被之，乃谢恩起。而裾长拂地，不能行，乃命侍卫抱之以归。御制诗集中，有诗纪其事。

## 德宗皇帝圣德恭纪二则

德宗平生，最恶外洋机巧玩物，即钟表亦不肯多置左右。后来崇尚西法，纯出于保国救民之念，而绝无喜新厌故之思，此质诸天地而无憾者。外间所传，某侍郎每召见，必怀西人奇巧玩物数事以进，故圣眷最隆者，皆谣诼之蜚语耳。秀水沈淇泉太史卫，甲午殿试前，补行覆试，不记何诗题，其结联颂圣处，曰：“圣朝崇本务，奇技绌重洋。”阅卷大臣原定一等第十名，及进呈，上特以硃笔密圈，拔置第一人，观此可以知先皇之俭德矣。

政界之变相，始于光绪辛卯壬辰间，此后遂如刀石走坂，不及平地不止矣。先是犖金鬻官者，必资望稍近，始敢为之。至是乃驰纲解弢，乳臭之子，汛扫之夫，但有兼金，俨然方面，群小之侧目于先帝，亦至是而愈甚。四川盐茶道玉铭者，都下木商，隶籍内务府，入赏得同知职衔者也。其谢恩召见时，上询尔向在何署当差，对曰，奴才向在□□。二字为木厂字号，记者忘之矣。上不解，又问这。则曰：“皇上不知□□乎？□□者，西城第一大木厂也，奴才向充管事上。”晒曰：“然则木厂掌柜耳，木厂生意甚好，何忽弃而作官？”对曰：“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出息，比木厂更多数倍耳。”上是时已怒甚，然犹隐忍未发，复问：“尔能国语



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“能书汉文乎？”嗫嚅良久，始对曰：“能。”上乃以纸笔掷地，令一太监引之出，于乾清宫阶上，默写履历。待之良久，始复命缴卷，仅有奴才玉铭某旗人数字，字大如茶杯，而脱落颠倒，不可辨识。甚者即玉铭两字，亦复错讹，不能成书。上始震怒，立命以同知归部候选，而改授张元普为盐茶道。张元普者，浙中老进士，官谏院多年，贫甚，京察已数届，望一知府不可得，一旦获此，真所谓始愿不及者矣。玉铭既失官，复归木厂。承办醇贤亲王祠庙大工，以乾没巨款，并勾通醇邸内监，盗邸中物，售诸西人使馆。事觉，诏提督衙门逮捕。乃披剃为僧，遁入西山佛寺。先是有鲁伯阳者，亦以夤缘得官苏松太道。既抵江南，刘忠诚方督两江，知其由来，固靳之，终不令到任。数月后，竟藉事劾去之，奉旨开缺。闻鲁于此缺，先后运动费，耗去七十余万，竟未得一日履新任，因愤而入山，著道士服，不复出矣。京师人谈此两人事者，戏谓之一僧一道也。

## 德宗外交之大度

光绪乙未，朝鲜既称帝号改元，明年遣使来聘，用敌国礼。廷议朝鲜吾旧藩，今夜郎自大如此，不如绝之。上曰：“我不能有而附于日，日既左右之，立国建元，称帝号矣，固俨然邻国也，此与东西诸国，宁有少殊乎？我不能拒绝东西诸国之使，奈何独拒朝使？”遂令其觐见，而报以国书如常礼。上之豁达大度，黜虚文而崇实际类此。戊戌夏，联日议起，始命黄京卿遵宪为出使大臣。故事实缺道员出使，皆以四品京堂候补。黄时官长宝道，独以三品卿用，盖重其事也。先期令总署恭撰国书，依故事拟草上，上阅之，殊不惬意。因于大日本国皇帝之上，御笔亲加“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”九字。中间词意，亦多所改定。书成，命王文韶及张樵野侍郎，奉诣日使馆。与日使矢野文雄商榷，而密诏不令李文忠与知。盖文忠仇日甚，不愿联日，而忌者又为蜚语以中之，故上怒遂不解也。未旬日而李文忠出总署之命下矣。文雄汉学最深，其觐见颂词，自称独用外臣两字，文略仿《春秋》，辞令颇渊雅。

## 历书异闻

内廷进御之时宪书，与外间颁行者，其款式绝不相同。用白宣纸印朱丝阑，楷书缮写，一页仅十日，积三页乃成一月。每日所有宜忌各事，皆属国家大政，庆赏、刑威、朝会、游幸之属。姚伯昂先生《竹叶亭杂记》，尝载其一条：高宗内禅后，已颁行嘉庆元年宪书。嗣仁宗面谕枢臣，命除民间通行专用嘉庆元年一种外，其内廷进御，及中外各衙门，与外藩各国颁朔，皆别刊乾隆六十一年之本，与嘉庆本并行，以彰孝敬之诚。自是两本并行者历四岁，至高宗升遐后始已。此见诸圣训及《东华录》《诸书者也。

江右某学士，于光绪中叶，在琉璃厂肆一旧书摊上，购得顺治三十年历书一册，亦系内廷进御之本。印官装潢，色色精丽，且钦天监硃印，鲜明如新，决非可以伪为者。遍询故老，竟莫明其故，今此本犹藏学士家中。

## 明太祖御书墨迹

华阴县东华岳庙，殿后万寿阁，地势绝高，登楼一望，可数百里。阁之后有一小楼，免葵燕麦中，游踪罕至者。楼上供明太祖高皇帝御书《梦游西岳文》真迹，其文云：“猗，西岳之高也哉！吾梦而往，去山近将百里，忽睹穿雪抵汉，岩崖灿烂而五光。正遥望间，不知其所以，俄而已升峰顶，略少俯视，见群峦叠嶂，拱护周回，苍松森森，遮岩映谷。朱崖突兀而凌空，其豺狼野鸟，黄猿狡兔，略不见其踪，悄然洁净，荡荡乎峦峰。吾将周游岳顶，忽白雀之来双，萼异香之缭绕，管弦丝竹之声，杂然而来。意试仰观，见河汉之辉辉，星辰已布吾之左右。少时一神颺言曰：‘慎哉上帝咫尺。’既听斯言，方知西狱之高，柱天之势如此。如是乎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。再来瞻天，愈觉神殊气爽，体健身轻。俄闻风生万壑，雷吼诸峰。吾感天之造化，必民获年

丰，遂举手加额，豁然而梦觉。呜呼！朝乃作思，夜必多梦，吾梦华山，乐游神境，岂不异哉？”此迹以墨笔书白油板壁上，作行楷书，字大如杯，书法虽不工，而有奇逸之气，信非臣工所能代为。今尚完好如新，而弃置僻室中，华下人无知这者。贵筑杨君寿彤，读书岳庙时，始寻得。惜地僻，无工摄影术者，传其迹于世。

## 正音书院

人第知明太祖曾使人分赴闽广，教习官音，而不知我朝亦有斯制。闽中诸州县，从前皆有正音书院，即为士民学习官音之地。雍正六年，钦奉上谕：“凡官员有莅民之责，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，然后可以通达民情，熟悉地方事宜，办理无误。是以古者六书之训，必使诸声会意，娴习言语，皆所以成遵道之风，著同文之盛也。朕每引见大小臣工，凡陈奏履历之时，惟有闽广两省之人，仍系乡音，不可通晓。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，经赴部演礼之后，敷奏对扬，仍有不可通晓之语。则赴任他省，又安能宣读训谕，审断词讼，皆历历清楚，使小民共晓乎？官民上下，言语不通，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，于是添设假借，百病丛生，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。且此两省之人，其言语既不可通晓，不但伊等历任他省，不能深悉下民之情，即身为编氓，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。是上下之情，扞格不通，其为不便实甚。但语文自幼习成，骤难更改，故必徐加训导。庶几历久可通。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，转飭所属府州县，有司教官，遍为传示，多方训导，务使语言明白，使人易通，不得仍前习为乡音。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，可得详明，而出仕地方，民情亦易达矣。”各处正音书院，盖当时遵奏上谕所建，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，日久皆就颓废。惟邵武郡城一所，至嘉道时尚存，然亦改课时文，无有知其建设之意者矣。今朝廷方谋统一全国语言，先朝祖制，自不可数典而忘，故亟著之，以饬今这言宪政者。